

如何挽救下一个被杀的孩子

燕梳楼



作者 | 燕梳楼

我们之所以紧追不放，是因为我们也有孩子，更因为如何挽救下一个被杀的孩子。

我相信你们曾经也有孩子，或者将来会有孩子，孩子不仅是我们的软肋，也是社会的软肋。我们不是为了要破坏现行法治，而是要用血的代价促进现行法律更完善。

最新的消息是，被害人王子耀父亲发布了孩子被害全过程。从时间线中可以看出，王子耀遇害当天，是他的同学也是同桌张兆龙约他去看“地道”，并把其接到他家附近。

正是在他家距离100米的废弃大棚里，3名凶手1人望风1人控制王子耀，而张兆龙则回家拿来铁锹，3人合谋杀死了王子耀，并掩埋在分两天挖好的“地道”内。

在此过程中，他们从王子耀微信中转出他全部的191元钱，接收人为“6”。经老师证实，“6”正是王子耀的同桌张兆龙。而张兆龙则用这笔钱为自己的游戏充了值。

更可怕的是，作案时3个孩子还戴着手套，离开时还把脚印抹掉。其手段之残忍、心思之缜密已经不能用未成年人来形容，可以说是超过了99.9%的成年人。

而警方则在通报中用了“有预谋作案”的表述。就是说，这不是激情杀人，也不是过失杀人，更不是校园霸凌，而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故意杀人！

此案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，并炮轰未成年人入刑年龄及未成年人保护法。根据现行法律，由于3名凶手均未满14岁，即使情节特别恶劣也不会被判处死刑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不是闹出人命，他们大概率会和广东清远那个性侵8

岁女童的小畜生一样，警方不予立案，加害人免于刑罚，即使被害人及其家人在风中愤怒凌乱。

两起案件中的4个小畜生都是13岁，区别就在于是否涉及命案。即使是命案，未满18岁也不适用于死刑，而且14岁以下还将得到10-50%的刑罚减免。

由此可见，无论我们有多愤怒，也无论能否推动入刑年龄的改变，这3个小恶魔都不可能被判死刑，也不可能是无期，顶格的刑罚就是有期徒刑。

那么我们现行的刑法入刑年龄以及2020年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，依据何来？这主要是1990年我国加入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引入了西方法治理念和标准。

但必须指出的是，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实践和教训，这些所谓的联合国公约并不能体现我们进步的标志，有些公约置于当前的中国国情下甚至显得很荒唐。

即使在国际上也不是所有国家都热衷与国际接轨。比如在入刑年龄起点上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是14岁，法国13岁，荷兰12岁，英国、澳大利亚10岁，瑞士仅为7岁。

而我们在经历2019年大连案之后，在舆论推动下于2020年将入刑年龄由14岁下调至12岁。但18岁以下不适用于死刑及不同比例的减免条款并未作出修订。

那么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我国历代的未成年人刑罚标准。在春秋时期，7岁以下80以上即使有罪，也不加刑罚。因为7岁以下没什么判断力，而耄耋老人也没几天活头。

这个年龄标准也成为此后中国历代法律入刑的一个标准。到了秦代，则以身高为尺度，不足六尺也就是1.3米以下的孩子可能免予刑罚，但不包括杀人，杀人则判处“城旦舂”。

所谓的“城旦舂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劳教”，字面意思就是男犯被发配去筑城，女犯发配去舂米，事实上不限于此，要承担各种劳役，而且是终身劳役。

终身劳役就相当于是无期徒刑，在里面踩一辈子缝纫机。到了汉代，则规定10岁以下70岁以上犯罪均不能免责，但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定比例的减免。

到了唐代上限调整至80岁，下限10岁不变。不足10岁或超过80岁犯罪的，可以免责。但如果是杀人、谋逆等重罪，则凭圣意裁决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最高检审核追诉。

后面的几个朝代基本沿袭了这一标准和尺度。但到了清代有了一些调整。即10岁以下犯法也要根据犯罪情节定罪，如果行为非常恶劣，则与成人同罪。

而且清代乾隆时期也有这样的案例。乾隆44年，四川绵阳李子相还有和年幼的妹妹在烤蚕豆吃，刘縻子闻味而至，并上前索要。吃完再次讨要。

但李子相看蚕豆不多妹妹还没吃够，并拒绝了刘縻子。于是刘縻子大怒开始硬抢。在争斗中失手打死了李子相。因为李子相只有9岁，按现行法律当免予刑罚。

但清律规定10岁以下命案要上奏朝廷圣裁，于是四川总督快马加鞭递呈奏折请示乾隆，因不足9岁且是过失意外导致，是否免除死罪。

但乾隆认为刘縻子是寻衅一方，必须严惩。不能因为刘縻子是孩子，就轻纵他的杀人事实。于是大笔一挥：处以绞刑，秋后处决！

但我国1990年加入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后，就照搬套用了一些西方标准，而忽略了我们历代律法的民间基础，这也是此次凶案民意汹涌的重要原因。

据最高检数据，仅2018至2022年4年间，16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就差不多翻了1倍，年均增长率近20%。这意味着，入刑年龄亟需再次作出修订。

当然下限的底在哪儿，是10岁，还是8岁？或许年龄本身并不是问题，而是废除不予死刑的条款，情节特别恶劣凶残的应遵循“恶意补足年龄”规则，该杀就杀。

否则就无法体现出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。加害者是未成年，被害者也是未成年人，给了加害者重新做人的机会，那么谁来给被害者起死回生的机会？他们的命就不是命？

法律是滞后处罚，既是对犯法者的惩戒，也是对社会的震慑。所以处罚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，犯罪就要付出代价，年龄不是保护伞，更不是挡箭牌。

我们也知道入刑年龄刚下调4年，短期内不可能再次修订下调。但我

想强调的是，这不是下调年龄的问题，而是应该取消年龄限制的问题。

当然，不仅于此。通过此案，我们要从教育、文化、心理等多重角度去解剖溯源，找到背后的根源并对症下药，这样才能惩前毖后。再次说明，我之所以紧追不放，不是挑战法治的威严，而是为了推进法治的完善，更是为了防止下一个孩子被杀害。



- End -

位卑未敢忘忧国！

@关注和转发，就是最大的支持@

为防失联，请添加作者微信：

Y2023-2053